

主編 張中原 校訂 江一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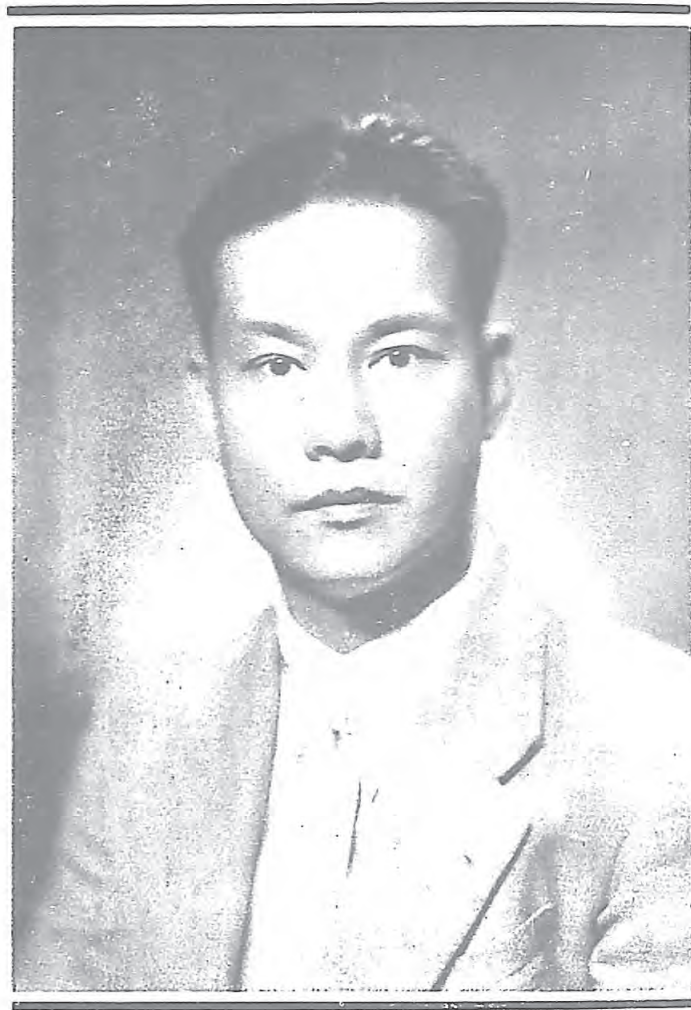
校正 高百歲 編輯 潘念辰

萍平貴與王寶釧

周信芳



麒麟童真本之七



周 信 芳 君 便 装



周信芳君別宴劇照

麒麟童真本之七

薛平貴與王寶川劇情

相傳。唐代王允有三女，長金川適戶部蘇龍，次銀川配兵部魏虎。小女寶川，自幼穎悟，家人咸鍾愛之；及長，允令於二月二日，在彩樓拋球招婿。

寶川夜夢紅星入懷，翌日在花園中，遇見窮兒薛平貴，身現紅光，異之，因知其必貴，告以拋彩球事，許終身，令參加。至期，世家子弟千萬，不意獨中平貴，允以為辱，不許嫁。寶川矢志欲從，允怒極，不齒寶川；寶川與擊掌為誓，謂不得富貴，不再入府門，隨平貴去寒窰。

時紅沙澗內，紅鬃烈馬作患，唐王榜示降之，平貴請行，果為所降，受封後軍督府。

允聞之不悅，值西涼反，因奏請唐王，封蘇魏為帥，令平貴為先行，剋期起兵。平貴遂回寨，與寶川言別，相抱對泣，欲離不得。旋號炮聲起，忍痛投營，已悞卯，遭魏毒打三番。既抵西涼，平貴被魏勒醉，使騎紅鬃，縱之番營。西涼王招為駙馬，與代戰公主結鸞；後王晏，平貴即位焉。

一日，大雁啣寶川血書來，平貴急欲歸，恐公主阻行，醉之而遁。將抵故土，公主已率兵追及，平貴實告，公主猶慮其遭困，遣金翎鴿，囑為傳訊，叮嚀而別。平貴乃奔武家坡會寶川，惟離家十八載，彼此均已中年，疑似之間，不敢遽認，故恣垂訊調笑，寶川睹狀大怒，急逃避寨中，迨平貴訴說離情，並出血書告之，始納見。夫妻相見，悲喜交集，各訴往來，並詣相府算糧。是時，適唐王崩，允魏擅理朝政，欲殺害平貴，平貴乃遣鴿頌公主到，又遇勇將高思敬，共擒允魏，得登大寶於長安云。

登 場 人 物

<p>薛平貴 第四場</p>	<p>王寶川 二丫環 薛平貴 家院 王允 第三場</p>	<p>薛平貴 四公子 第二場</p>	<p>薛平貴 月老 四公子 王寶川 四丫環 第一場</p>
<p>王寶川 老二 老六 天將 天神 四龍套 王允 第五場</p>	<p>薛平貴 陳氏 四丫環 薛平貴 四龍套 二衙役 王允 第六場</p>	<p>王寶川 老大 老二 第七場</p>	
<p>王寶川 第八場</p>	<p>薛平貴 馬星 薛平貴 四龍套 中軍 魏龍 魏虎 四龍套 王允 第九場</p>	<p>薛平貴 魏虎 蘇龍 中軍 四龍套 第六場</p>	
<p>代銀 代金 四番將 八番兵 四龍套 第十場</p>	<p>薛平貴 魏虎 蘇龍 中軍 四龍套 八小將 四龍套 第十場</p>	<p>薛平貴 王寶川 中軍 第九場</p>	
<p>薛平貴 四龍套 魏虎 第十場</p>	<p>薛平貴 魏虎 薛平貴 四龍套 蘇龍 四龍套 第十場</p>	<p>薛平貴 四龍套 八小將 四大將 代戰公主 第十場</p>	
<p>王寶川 賓鴻仙 第十六場</p>	<p>薛平貴 四龍套 代銀 代金 西涼王 代戰公主 大太監 四太監 第十五場</p>	<p>薛平貴 代銀 代金 四番兵 四龍套 第十四場</p>	

登 場 人 物

<p>薛平貴 關官 第十九場</p>	<p>代戰公主 四番兵 江海 馬達 四龍套 第十八場</p>	<p>代戰公主 四官女 賓鴻仙 薛平貴 大太監 第十七場</p>
<p>薛平貴 四龍套 莫老將 第二十一場</p>	<p>代戰公主 江海 馬達 四番兵 四龍套 薛平貴 關官 第二十場</p>	<p>代戰公主 江海 馬達 四番兵 四龍套</p>
<p>魏虎 蘇龍 家院 王允 第二十四場</p>	<p>薛平貴 王寶川 第二十三場</p>	<p>薛平貴 大嫂(幕內) 王寶川 第二十二場</p>
<p>江海 馬達 四番兵 第二十七場</p>	<p>薛平貴 第二十六場</p>	<p>高思吉 四龍套 四小兵 第二十五場</p>
<p>薛平貴 四龍套 王允 魏虎 第二十九場</p>	<p>代戰公主 江海 馬達 四番兵 薛平貴 第二十八場</p>	<p>代戰公主 四龍套 四小兵 高思吉</p>
<p>薛平貴 四太監 馬達 江海 王允 四官女 王寶川 魏虎 代戰公主 陳氏 車夫</p>	<p>代戰公主 高思吉 江海 馬達 四番兵 第三十場</p>	

第一場

彩樓配

寶川：(幕內)『西皮倒板——梳粧打扮出繡房。』

(四丫環引上)『慢板——辭別了雙親二老

爹娘。老天爺若趁奴心願。早與那平郎

配鸞鳳。叫丫環帶路彩樓上。(同上樓

介四公子上)手扶着欄杆看端詳。』『二

六——也有王孫公子樣。也有茶客與經商

。老少人兒紛紛嚷。也有那士農工商站

在兩旁。舉目抬頭四下望。』呀！『流水

——因何故不見薛平郎。花園贈金對他講

。看來他是無義郎。不打彩球回府往。』

公子甲——乙——丙——丁：不要回去。(月老引平

貴上)

寶川：『流水——回府去怎對二爹娘。姻緣本是

月老掌。那有個人兒自作主張。』看彩

球來。『搖板——忘將彩球憑人搶。』(拋

球介)

月老：『搖板——彩球打着討飯郎。』(平貴接球

介下月老四公子同下)

寶川：呀！『快板——耳邊廂聽得人喧嚷。彩球

打着討飯郎。莫非他是薛平貴。不由奴

家意彷徨。丫環帶路回府往。』同下樓

介)『搖板——回府去稟告二老爹娘。』(衆

同下)

第二場

公子甲——乙——丙——丁：(平貴同上)彩球那個搶

着啦？

公子甲：在我這裏。

公子乙：在我這裏。

公子丙：在我這裏。

公子丁：你們那有這個造化，在我這裏。

公子甲——乙——丙——丁：都沒有。噯，你拿出來

大家看看。

平貴：在我這裏。(下)

公子甲：正是，王孫公子。

公子乙：不如花子。

公子丙：花掉銀子。

公子丁：剃了鬍子。(衆同下)

第三場

三擊掌



王允：(上)身為太宰，位列三台。(坐介)

家院：(上)新姑老爺到。(平貴上)

王允：有請。(起坐出迎介)

平貴：參見岳父。

王允：(看介)嘿！(進門歸坐介平貴同進門介)

你這花郎，到此何事？

平貴：招親來了。

王允：有何為證？

平貴：彩球為證。

王允：呈上來。

平貴：岳父請看。(遞彩球介)

王允：彩球收下。(家院收彩球介)家院，取二

百兩銀子過來。(家院遞銀介)啊！花郎

，這裏有二百兩銀子，你拿去另娶一房

便了。

平貴：我是前來招親，那個要你銀子！

王允：胆大花郎，竟敢口出不訓之言。家院，

將他哄了出去。

平貴：好一個欺貧愛富的老賊！(下)

王允：家院，請三姑娘出堂。

家院：是。有請三姑娘出堂。

寶川：(二丫環引上)「引」天子賜絨線。繡彩

球匹配良緣。『爹爹萬福。』

王允：我兒少禮，一傍坐下。

寶川：告坐。(坐介)啊，爹爹，喚女兒出來，

有何訓教？

王允：恭喜我兒，賀喜我兒。

寶川：女兒喜從何來？

王允：兒啊，你在十字街頭，拋球招贅，你可

知道，打着的是那家的王孫公子？

寶川：女兒不知。

王允：就是那花郎平貴。

寶川：哦！就是那花郎平貴，咳！也是女兒命

該如此。

王允：兒啊，適才為父下朝，觀見新科狀元，

還未曾娶親，我兒乃是千金之體，怎能

與那花郎匹配，依為父之見，不如將此

門親事打退，另配新科狀元，不知我兒

意下如何？

寶川：(起坐介)爹爹請上，先恕女兒不孝之罪

王允：我兒坐下講。

寶川：是。(歸坐介)只因母親染病在床，女兒許下心願，降香三載，三載未滿，母親病體痊癒，後宮娘娘，聞之大喜，賜女兒五色絨線，繡成彩球，因於二月二日，在十字街頭，高搭彩樓，拋球招贅，打富隨富，打貧隨貧，今日慢說是打着花郎，就是打着一塊頑石，女兒也是要表！

王允：表什麼？

寶川：以表兒的貞節之名。

王允：兒啊，你不聽為父之言，要與那花郎匹配，日後怎樣度日？

寶川：聖人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輹，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昔日孔子困雪山，太公垂釣竿，二大古聖賢，時衰命運顛！爹爹之言，叫兒實難從命。丫環，打座上前。(移座介)

王允：啊！為父與你說話，你敢是同為父生氣

寶川：女兒怎敢與爹爹生氣，此乃姻緣前定，

慢說是爹爹，就是大路神仙，也難以更改。

王允：兒但怎講？

寶川：難以更改。

王允：兒說此話，就該掌嘴！『西皮原板』小奴才說此話全不思想。不由得年邁人怒滿胸膛。你大姐配蘇龍戶部執掌。你二姐配魏虎兵部侍郎。惟有你小奴才性情偏強。千金女配花郎怎度時光。』

寶川：爹爹！『慢板』老爹爹請息怒容兒細講。兒命苦怎配得狀元才郎。父休笑薛平貴花郎模樣。貧窮人得了志比父還強。

王允：『原板』薛平貴生來命運低。每日裹在大街去討乞。身穿着襤褸衣怎能遮體。遮住了東來露出了西。』

寶川：爹爹呀！『原板』昔日裏有一個孟姜女。他與那萬郎送寒衣。哭到了長城有數

萬里。至今留名萬古提。』

王允：『原板——小奴才你把前事提。』『快板——

寶川：『快板——這都是安邦定國的人。張良韓信魏蘇秦。商鞅不中蘇季子。在六國封相人上人。』

王允：『快板——登台拜將是韓信。未央宮死的是什麼人。』

寶川：『快板——未央宮斬的是韓信。難道說爲官不喪身。』

王允：『快板——沈宏也會把親提。』

寶川：『快板——他是不義不肖的人。』

王允：『快板——要退要退偏要退。』

寶川：『快板——不能不能萬不能。』

王允：住了！『搖板——我兒不肯把親退。兩件寶衣脫下身。』

寶川：聖上倒有君臣之誼，怎麼爹爹就無有父

女之情麼？

王允：只要我兒肯將這門親事打退，慢說兩件寶衣，就是府內金銀，也任兒搬取。

寶川：孩兒不要了！『搖板——上脫日月龍鳳襖。下脫山河地理裙。兩件寶衣俱脫下。』

（脫宮裝擲與王允介）交與嫌貧愛富人。『老爹爹心死了。』

王允：啊！怎說爲父心死了？

寶川：我想大姐出嫁有嫁粧，二姐出嫁有粧奩，如今兩件寶衣，不讓兒帶去，豈不是心死了。

王允：爲父方才言過，將這門親事打退，慢說兩件寶衣，就是府內金銀，任兒搬取。

寶川：女兒不要了！『搖板——在前堂不與父爭論。』

王允：那裏去？

寶川：『搖板——到後堂再拜別兒的老娘親。』

王允：前堂沒有你父，後堂馬有你母！家院，你們那個放三姑娘去至後堂，定要打斷

你們的狗腿。

寶川：女兒不去了！『搖板——全然不怕人參人。』

王允：參女不參父。

寶川：參父不參女。

王允：參為父何來？

寶川：爹爹嫌貧愛富。

王允：（起坐介）兒啊，為父嫌貧愛富，為的是那一個？

寶川：女兒不知。

王允：為的就是你這奴才。

寶川：女兒命該如此，何勞爹爹動問，你與我坐定了罷！（推王允介）『快板——你手摸胸膛想一想。膝下還有什麼人。』

王允：『快板——膝下無兒是我的命。養不得老來送不得終。』

寶川：『快板——倘若爹爹歸天去。誰是披麻帶孝人。』

王允：『快板——倘若為父有不幸。不用你寶川來哭半聲。』

寶川：『快板——倘若爹爹身亡故。女兒不來哭半聲。』

王允：『快板——到後來誰把誰來見。』

寶川：『快板——雙手挖去兒眼睛。』

王允：為父不信。

寶川：『搖板——爹爹不信三擊掌。』

王允：氣死我了！『搖板——活活氣壞年邁人。

無奈何與奴才三擊掌。（家院丫環勸介

王允寶川擊掌介）從今後斷了父女情。』

寶川：『搖板——並非是女兒心腸狠。只為節烈

表美名。眼望上房身拜定。（拜介）拜謝

母親養育恩。悲悲切切出了相府門。』

二丫環：（拉寶川介）三姑娘呀！

寶川：呀！『搖板——又聽丫環叫一聲。』你們起

來則甚？

二丫環：我們實實捨不得三姑娘。

寶川：你們捨不得三姑娘，三姑娘也捨不得你

們，你們去打上房，稟知太夫人，就說

三姑娘去到寒窰受苦去了。（哭介）『搖

板——去到上房把母親稟。稟告賢德的老

娘親。我今託咐你要牢記緊。」

二丫環：送三姑娘。

寶川：『搖板——從今後再不進相府的門。』(叫

頭——母親，親娘，娘呀！)(下)

家院：三姑娘出府去了。(二丫環下)

王允：咳！『搖板——為人養子如栽花。生兒莫

生女嬌娃。他當面孝順背地裏罵。生女

向外果不差。』(家院同下)

第四場 寒窩成親

平貴：(上)『西皮搖板——王允做事心太狠。將

我趕出相府門。』適才相府投親，那老

賊見我身上襤褸，將我趕了出來，日後

我若得第，定當報復。』(含悲忍淚寒窩

奔。』

寶川：(幕內)平郎慢走。

平貴：『搖板——又見三姐到來臨。』

寶川：(上)『搖板——爹爹做事不思忖。嫌貧愛

富為何情。不願羞恥朝前奔。羞羞答答

怎把話云。』

平貴：三姐趕來則甚？

寶川：是我與爹爹三擊掌，又被爹爹趕出相府

，萬般無奈，前來尋你呀！(哭介)

平貴：想你乃是千金之體，我乃是一花郎，豈

不是有害小姐終身，還望小姐回轉相府

去吧。

寶川：想我與爹爹三擊掌，若死也不回轉相府

呀！(哭介)

平貴：好一個烈心的三姐。

寶川：你我那裏安身？

平貴：祇好去到寒窩。

寶川：如此薛郎帶路。

平貴：三姐，隨我來。(同圓場進寒窩)三姐請

坐。(同坐介)

老大：(老二同上)飽暖飽暖。

老二：勝如做官。

老大：我，老大。

老二：我，老二。

老大：這幾天不見老三，咱們找他去。

老二：好，去呀。

老大：行行去去。

老二：去去行行。(同圓場介)

老大—老二：來此已是，老三，老三。

平貴：(起坐出門介)原來是二位兄長，裏面講話。

老大—老二：好，我們進來啦。(進寨介)這是那一位？

平貴：二位兄長，他乃是王允之女，爲了我，與他父親三擊掌，情願來這寒寨受苦。

老大—老二：我們見過。

平貴：三姐，見過二位兄長。

寶川：叔家萬福。(互施禮介)

老大—老二：你們拜過堂麼？

平貴：無有銀錢。

老大：不妨事，我有辦法。老三，你來個掌禮

，我來放邊炮。(作放邊炮介)

老二：好，我們來吧。一塊沉香木，雕成一馬

鞍，新人往上跨，步步保平安。(吹打

平貴寶川拜堂介老大放邊炮介)

老大：好啦，你們好好兒在寨內，我們去討點

兒喜酒來。(老二同出寨介下)

寶川：啊，薛郎，寒寨之中，有了今日，就無

明日，怎樣度日，你去至後花園，見了

我母親，借些銀兩，也好度日。

平貴：三姐少待，我去去就來。(同下)

### 第五場

陳氏：(四丫環引上)『西皮搖板—相爺做事太

不忍。親生女兒趕出門。』(坐介)

平貴：(上)『搖板—急急忙忙往前進。不覺來

到花園門。』有人嗎？

丫環：新姑老爺。

平貴：老夫人可在？

丫環：現在裏面。

平貴：就說我來了。

丫環：是。啓稟老夫人，新姑老爺來了。

陳氏：叫他進來。

丫環：是。有請新姑老爺。

平貴：(進見介)參見岳母大人。

陳氏：罷了，到此則甚？

平貴：祇因寒寨，無有銀錢，望老夫人借些銀

兩，也好度日。

陳氏：丫環，取紋銀一百兩，白米一斗，與你家姑老爺。（丫環取銀袋介）回轉寒窰，好好度日。

平貴：（接袋介）多謝岳母，拜別了。

陳氏：轉來，一路之上，不要被你岳父碰見，須要小心。（四丫環同下）

平貴：知道了。『搖板——辭別岳母出國門。有了銀兩好度生。』（轉身欲下介）

王允：（幕內）回府。（四龍套二衙役引上）招回來。

平貴：（回身介）參見丞相。

王允：那道而來？

平貴：相府而來。

王允：拿的什麼？

平貴：米與銀兩。

王允：那裏來的？

平貴：乃是老夫人贈與我的。

王允：胡說，一定是偷盜來的。來，與我亂棍打死。（衙役打死平貴介衆同下四龍套

天神天將上天將救平貴鎗法介衆同下）

老大——老二：（止）娘娘太太，討點冷粥冷飯。

老大：噢，老三被那個打死啦！

老二：我去問來。（轉身作問介）老大，我去問來了，老三是被王皮匠打死的。

老大：啊，這還了得，待我去打死他。

老二：慢着，是王丞相。

老大：啊呀，不得了啦！你快去寒窰報信去。

老二：是。（下）

寶川：（老二引上）『搖板——一見薛郎倒埃塵。

怎不叫我兩淚淋。』（哭介）

老大：別哭啦，我來背他回去罷。（背平貴同

跌介）

老二：我來。（背跌介）

老大——老二：還是你自己來罷。（寶川背平貴

同圓場進窰介）

寶川：薛郎醒來。

平貴：『搖板——霎時昏迷不醒。（醒介）又見

三姐面前存。』

寶川：薛郎，為何這等模樣？

平貴：三姐有所不知，是我前去，見了岳母，

借我銀兩，行在大街，遇見你父，將我暴打一頓，故而如此。

老大——老二：以後你可別出去啦，我們去討點東西給你吃罷。(下)

平貴：啊，三姐，是我方才昏迷之間，夢見神人教我武藝，我有意前去投軍，三姐你看如何？

寶川：男兒志氣，願要如此。

平貴：俺去也！(出窰介下)

寶川：但願薛郎功名上進，乃為我寶川之幸也！

『搖板——但願功名有上進。不負寶川苦命人。』(下)

寶川：(四龍套中軍魏虎同上)國家出不幸。

魏虎：妖魔亂縱橫。(坐帳介)

蘇龍：蘇龍。

魏虎：魏虎。

### 第六場

#### 投軍

蘇龍：江沙洞內，妖魔作亂，聖上有旨，有人降了妖魔，加官受職。中軍，將榜掛在轅門。(中軍掛榜介)

平貴：來此已是，待我揭榜。(揭榜介)

中軍：何事？

平貴：揭榜人求見。

中軍：少待。啓稟元帥，揭榜人求見。

蘇龍——魏虎：傳他進見。

中軍：是。元帥傳你進見。

平貴：(進見介)與二位元帥叩頭。

蘇龍——魏虎：罷了，你叫何名字？

平貴：薛平貴。

魏虎：哦！你叫薛平貴？

蘇龍：你有何本領？

平貴：一十八件武藝，件件精通。

蘇龍：中軍，帶他下去演習。

中軍：是。將軍隨我來。(平貴同下起三鼓介)

同平貴上)啓稟元帥，一馬三箭，三馬九箭，射中紅心。

蘇龍：薛平貴聽令。

平貴：在。

蘇龍：現有寶劍一口，命你前去降妖，成功之後，自有陞賞。



平貴：遵命。(衆同下)

第七場

降馬

平貴：(馬星上平貴上降馬介)哦呀呀！原來是

一匹紅鬃烈馬，報與元帥知道便了，有

請二位元帥。(四龍套中軍引蘇龍魏虎

上)啓稟元帥，紅沙洞內，不是妖魔作

亂，乃是一匹紅鬃烈馬，元帥請看。

蘇龍：待我上殿啓奏。(下)

魏虎：將馬牽上，待我看看。(平貴帶馬介)果

然是匹烈馬，待我乘騎一會。(上馬掉

介)

蘇龍：(幕內)聖旨下。(吹打捧旨上)

魏虎：香案接旨。

蘇龍：聖旨下跪。

魏虎：平貴：萬歲。(跪介)

蘇龍：薛平貴降馬有功，封為後軍都府。旨意

讀罷，望上謝恩。

魏虎：平貴：萬萬歲。(立起介)

蘇龍：封為後軍督府，可喜可賀。

平貴：多謝元帥提拔。

王允：(幕內)聖旨下。(吹打四龍套引上)

蘇龍：魏虎：平貴：香案接旨。

王允：聖旨下跪。

蘇龍：魏虎：平貴：萬歲。(跪介)

王允：今有西涼下國，打來連環戰表，要奪我

江山，蘇龍魏虎以為正副元帥，薛平貴

後軍督府，改為馬前先行，望上謝恩。

蘇龍：魏虎：平貴：萬萬歲。(立起介)

王允：(拉魏虎介)此番去到西涼，一路之上，

要多多照應於他。(作手勢介)

魏虎：都有小婿。

王允：來，乘騎。(蘇龍魏虎平貴送出帳介四

龍套引下)

平貴：二位元帥，末將還要回轉寒寨，辭別家

眷。

魏虎：住了，當軍之人，還有什麼家眷？

蘇龍：此番征戰，不知三年五載，總要一別。

魏虎：送你一別。

蘇龍：早去早回。

平貴：遵命。(衆同下)

第八場 別審

寶川：(上)『引一悶坐寒窰。思平郎。珠淚雙拋。』(坐介)(詩)富貴象門身落賤，可恨爹爹禮不端，二堂擊掌心無怨，夫妻冷落寒窰間。(叔家，王氏寶川。配夫薛平貴，可恨爹爹嫌貧愛富，將我夫妻趕出相府，來到這寒窰棲身，兒夫前去投軍，但願他早早建功，也不枉我受苦一場也。『二黃原板——老爹爹做事太不忍。嫌貧愛富爲何情。但願得薛郎有上進。』(起坐介)『搖板——不枉寶川受苦情。』(下)

第九場

平貴：(上起場介)(詩)頭戴金盔一點紅，身穿鎧甲扣玲瓏，降了紅鬃一烈馬，唐王駕前立大功。(俺，薛平貴。在紅沙澗內，降了紅鬃烈馬，聖上見喜，封我爲後軍督府，可恨王允老賊，上得金殿，要參奏一本，西涼下國打來連環戰表，要奪我主江山；蘇龍魏虎，以爲正副帥，

將俺後軍督府，改爲馬前的先行；今乃黃道吉日，元帥就要發兵，我不免回轉寒窰，辭別三姐。(叫頭——天哪，天！)活活的困煞某也！『西皮倒板——可恨王允太不仁。』(上馬介)『原板——害得我夫妻們兩下離分。催馬加鞭往前進。』(圓場介)『搖板——叫聲三姐快開窰門。』三姐，開門來。

寶川：(幕內)來了。(上)『搖板——忽聽窰外有人聲。想必薛郎轉回程。開開窰門用目睜。』(開門介)

平貴：啊，三姐，爲丈夫回來了。

寶川：薛郎，來呀！(平貴進窰介)『搖板——這身榮耀爲何情。』啊，薛郎，你這身榮耀，想必做了官了麼？

平貴：爲丈夫降了紅鬃烈馬，聖上見喜，封爲後軍督府。

寶川：哎呀呀，薛郎果然做了官了，待爲妻謝天謝地。

平貴：慢謝天地，其中有變哪！

寶川：此話從何而起？

平貴：啊呀三姐！可恨你父上殿，參奏一本，

西涼下國，打來連環戰表，要奪我江山，蘇龍魏虎以為正副帥，為丈夫後軍督府，改為馬前的先行，我即日就要登程。

寶川：怎麼講？

平貴：我這就要走了。

寶川：啊呀！（氣倒介）

平貴：三姐醒來。

寶川：『倒板——聽一言嚇得我心中害怕。』（醒

介）（叫頭——薛郎！）

平貴：三姐！

寶川：我夫！

平貴：我妻！

寶川：夫啊！（哭介）

平貴：妻吓！（哭介）

寶川：『原板——好一似萬把刀將我心挖。父好比秦趙高指鹿為馬。父好比漢蕭何私造

律法。』

平貴：『原板——賊好比秦趙高指鹿為馬。賊好比漢蕭何私造律法。為丈夫與你父冤仇

結下。害得我夫妻們就各奔天涯。』

寶川：『原板——手指着相府高聲罵。』『二六一——無義強盜罵幾聲。兒夫與你何仇恨。害得我夫妻兩下離分。』

平貴：三姐！『快板——三姐休要淚雙流。為丈夫言來聽從頭。乾柴十擔米八斗。你在

寒窩度春秋。守得住來將我守。』（哭頭——王三姐吓！）守不住來將我丟。』

寶川：『流水——薛郎說話沒來由。反叫為妻心加愁。乾柴十擔米八斗。妻在寒窩度春秋。守不住來也要守。守不住來我也不回頭。』

平貴：好哇！『搖板——三姐說話志量有。上得

古書美名留。』

中軍：（上）先行可在？

平貴：來了！（寶川開門介平貴出門介）

中軍：元帥初點大卯，不可誤了卯期。

平貴：得令！

中軍：將軍不下馬。(下)

平貴：各自奔前程。(進寨介)咳！

寶川：啊，薛郎，方才何人到此？

平貴：中軍到此。

寶川：到此何事？

平貴：他言道元帥初點大卯，不可誤了卯期。

啊，三姐，你看天色不早，為丈夫要告

辭了！

寶川：薛郎你要走了麼？

平貴：我這就要走了。

寶川：有什麼言語，囑咐為妻幾句？

平貴：說到如今，我的心似刀割，也想不起什麼言語來了。

麼言語來了。

寶川：薛郎，你此番前去，不知三年五載，叫

為妻在這寒窰，怎樣度日啊？(哭介)

平貴：方才言過，與你留下，乾柴十擔，老米

八斗。你在寒窰苦度春秋。

寶川：倘若不夠呢？

平貴：罷！為丈夫此去，征戰西涼，不知三年

五載，寒窰現有乾柴十擔，老米八斗，

你在寒窰，苦度春秋，倘若不夠，你：

……回轉相府去罷！

寶川：(叫頭)薛郎啊！你可記得，我與爹爹

三擊掌，終然餓死寒窰也不回去的了！

(哭介)

平貴：好哇！三姐雖是女流之輩，倒有男子的

肚才，為丈夫此去，不知三年五載，你

在寒窰，苦度春秋，若是不夠，你在這

窰前窰後，窰左窰右，與人家漿漿洗洗

縫縫綉綉，等為丈夫回來，我是一家一

家的登門叩謝，話也說完，我要告辭了

。

寶川：啊，薛郎！你……你當真的要走了麼？

平貴：我這就要走了。

寶川：待為妻送你一程。

平貴：外面的風大的很，不送也罷。

寶川：我一定要送。

平貴：如此有勞了。

寶川：喂呀！(哭介)啊，薛郎，一路之上，你

要保重了。

平貴：（與寶川拭淚介）你在寒寨，身體也保重了。（暗悲介寶川與平貴拭淚介平貴轉

身頭碰密門介）

寶川：怎樣了？（與平貴揉頭介）

平貴：不妨。（同出密門介）

寶川：『原板——』夫妻們雙雙出密門。

平貴：『原板——』叫人難捨又難分。

寶川：『原板——』但願得此一去旗開得勝。

平貴：『原板——』自有那探馬兒來探音信。

寶川：『原板——』一路上必須要小心謹慎。

平貴：『原板——』你在這寒寨內切莫要掛心。

寶川：『原板——』送兒夫送至在三叉路口。

平貴：咳！『快板——』叫人難捨又難分。

寶川：『快板——』空中降下無情劍。

平貴：『快板——』斬斷夫妻兩離分。

寶川：『快板——』王寶川捨不得薛平貴。

平貴：『快板——』平貴難捨妻寶川。

寶川：『快板——』流淚眼觀流淚眼。

平貴：『快板——』斷腸人送斷腸人。

寶川：『搖板——』夫妻們只哭得珠淚滾滾。（哭

頭——喂呀，我的（同着兩邊介）薛郎夫呀！）

平貴：『王三姐呀！』（三鼓介）哎呀！『搖板——』

忽聽號砲響三聲。不辭三姐踏金鐙。

寶川：（拉住平貴跪介）『搖板——』拉住兒夫不放

開。你要走來將我帶。

平貴：『搖板——』你苦苦的拉我為何來。

寶川：『搖板——』此去不定三五載。你把為妻怎

安排。

平貴：『搖板——』歎柴十擔米八斗。在你寒寨度

春秋。不辭三姐跨走獸。（上馬介寶川

氣倒介）三姐，哎呀！（三鼓介）哎呀！（

下馬介）三姐醒來。（寶川立起介同圓場

介平貴上馬介寶川拉住平貴介平貴割袍

襟介寶川跌介）三姐，你要保重了！（下）

寶川：（哭介）薛郎，我夫！（哭頭——）我的

夫啊！『搖板——』薛郎上了陽關道。好似

放出箭一條。悲悲切切回寒寨。（圓場

進密介）不知何日轉回朝。（下）

蘇龍——魏虎：（發點四龍套八小兵四大將中軍

第十場

悞卯三打

引上) 點絳唇——殺氣冲霄。兒郎虎豹。旌旗飄。地動山搖。要把狼烟掃。〔坐

帳介)

蘇龍：雙掛元帥印，令出鬼神驚。

魏虎：馬達花世界，保主定乾坤。

蘇龍：本帥，蘇龍。

魏虎：本帥，魏虎。

蘇龍：今奉聖命，掃滅西涼，中軍過來，人馬

可齊？

中軍：俱已齊備。

蘇龍：吩咐起鼓聽點。

中軍：起鼓聽點，前營。(衆應介)後營。(衆

應介)左營。(衆應介)右營。(衆應介)

衆將。(衆應介)先行。

衆將：未到！

魏虎：啊！本帥初點大卯，先行因何不到？

中軍：啓元帥，念彼披掛來遲，望元帥寬點二

卯。

魏虎：好，吩咐起鼓，再點二卯。

中軍：起鼓聽點，前後營。(衆應介)左右營。

(衆應介)衆將。(衆應介)先行。

衆將：未到。

魏虎：啊！本帥連點二卯，先行不到，其情可

惱！

蘇龍：啊，元帥，路途迢遞，還要寬點他三卯

魏虎：好，吩咐再起鼓，單點先行。

中軍：起鼓聽點，先行。

衆將：未到。

中軍：先行。

衆將：未到。

中軍：先行。

衆將：未到。

魏虎：啊！本帥連點三卯，先行竟敢不到，那

裏容得。來呀，將誤卯牌掛出，等他到

來，叫他報名而進。

中軍：得令。(掛牌介)一

平貴：(幕內)馬來！(上)來在營門外，翻身下

刀鞍，(下馬介)只見誤卯牌，叫人心腹

寒。

中軍：先行來了，你誤了卯期。元帥要你報名

而進。

平貴：喂！報，先行告進。（進見介）參見二位

元帥。

魏虎：哪！本帥連點三卯，你為何不到？

平貴：辭別家眷，故而來遲，望元帥恕罪。

魏虎：住了！你那是辭別家眷來遲，分明是不

服我的將令，那裏容得。來呀，推出斬

了，斬了。（二牢子手暗上）

蘇龍：且慢！未曾出兵，先斬先行，與軍不利

魏虎：哦，我斬不得，打可打得？

蘇龍：這打麼，打得的。

魏虎：只要打得就好了。來呀，一細八十。

蘇龍：哎，一細四十，那有八十的道理？

魏虎：你四十，我四十，豈不是八十？

蘇龍：我的四十免了。

魏虎：你的四十為何免了？

蘇龍：我看在三姨妹的份上免了，你的四十也

免了。

魏虎：我不免，來呀，一細四十，與我打，打

，打！（二牢子手押平貴下打介再扶上）

平貴：謝元帥的責。

魏虎：吩咐下去，起兵前往。（蘇龍同起坐介）

平貴：得令！下面聽者，起兵前往。（眾應介）

排子同圓場介）

魏虎：人馬撤回。

平貴：人馬撤回。（眾應介）

魏虎：哪！今日起兵，你這樣慢吞吞的，何日

才能到得西涼，那裏容得。來呀！斬了

，斬了，斬了！

蘇龍：且慢！用兵之時，賊兵殺來，何人敢擋

，斬不得。

魏虎：斬不得，可打得。

蘇龍：打是打得的。

魏虎：這個，來呀！重責八十。

蘇龍：為何又要八十？

魏虎：還是你四十，我四十。

蘇龍：我四十，看在三姨妹的份上，免了。

魏虎：你免了，我不免，撤下去打。（二牢子

手打平貴介）

平貴：謝元帥的責。

魏虎：吩咐三軍，速速而行。

平貴：得令。下面聽者，速速而行。（眾應介）

蘇龍魏虎平貴走三叉花介平貴撞魏虎下

馬介）

魏虎：哪！你將本帥接下馬來，有害本師之意

。來呀，與我斬了。

蘇龍：咳，這是你自不小心，怎麼又要斬他。

魏虎：斬不得，可打得。

蘇龍：打得。

魏虎：來呀，一細八十。

蘇龍：為何又要八十？

魏虎：還是你四十，我四十。

蘇龍：我四十，還是看在三姨妹的份上免了。

魏虎：你免了，我還是不免。來呀，與我重責

四十。（二半子手打平貴介）

平貴：謝元帥的責。

魏虎：先行聽令，命你攻打頭陣。

平貴：元帥，末將兩腿疼痛，不能坐騎，怎能

出戰？

魏虎：哦，你不能坐騎，我會治。（拔劍介平

貴驚懼上馬介八小兵四大將同下）

蘇龍：眾將官，就在此處，安營扎寨。（眾應

介同下）

### 第十一場

（四龍套八番兵四番將代金代銀引代戰

上四龍套八小兵四大將引平貴上會陣聞

打介代戰同眾敗下平貴三笑介眾同下）

### 第十二場

設宴慶功

蘇龍：（四龍套引上）先行去交兵，未見轉回程

。（坐介）

平貴：（四龍套引上下馬進帳介四龍套下）參見

元帥。

蘇龍：罷了，勝敗如何？（起坐介）

平貴：得勝而回。

蘇龍：本帥備酒，與你賀功。

平貴：多謝元帥。（同坐飲酒介）

魏虎：（上看介）他們在這裏飲酒，待我向前。

（進帳介）先行回來了？

蘇龍：先行得勝而回，故而我在這裏與他賀功



魏虎：哦，先行，本帥營中也備得有酒，與先行賀功，你要來的，你要來的。(下)

平貴：啊，元帥，魏虎害我，如何是好？

蘇龍：有我在，料無妨礙。(四龍套同下)

平貴：告辭了。(四龍套上)帶馬。(上馬介同下)

### 第十三場

魏虎：(四龍套引上)先行打勝仗，假意設瓊漿

(坐介)

平貴：(四龍套引上下馬進帳介四龍套下)參見

元帥。

魏虎：(起坐介)先行請坐。

平貴：謝坐。(同坐介)

魏虎：本帥備得有酒，與先行賀功。

平貴：多謝元帥。

魏虎：請哪。(同飲酒介)我把敬你三杯，來來

來，這有大杯，本帥與你對上。

平貴：多謝元帥。(醉介)

魏虎：看他已醉，待我將他綁在紅鬃烈馬之上

，放過番營，被他們拿住殺了，豈不乾

淨。來呀！將紅鬃烈馬牽上來。(龍套帶馬介)將他綁在馬上。(眾應)平貴介魏虎用鞭打馬介馬背平貴下)這一下他就死定了。(眾同下)

### 第十四場

代金：(四龍套四番兵代銀同上)奉了父王命。

代銀：巡營要小心。

代金：奉了父王之命，巡營瞭哨，就此前往。

(馬背平貴上被擒介)原來是他國先行，去見父王便了。(同押下)

### 第十五場

西涼招親

西涼王：(四大監大大監代戰同上)『西皮接板

—孤坐西涼行天道。鄰邦各國把孤朝。

但願得南朝一齊掃。』(掃一句坐朝介公

主旁坐介)

代金—代銀：(上)參見父王。

西涼王：罷了，上殿有何本奏？

代金—代銀：臣等將他國先行平貴，拿住了。

西涼王：將他押上殿來。

代金：領旨，將平貴押上殿來。

平貴：(四龍套押上)『搖板——怒氣不息賊營來』

到。看他把我怎樣開消。』

西涼王：呸！既已被擒，見了孤家為何不跪？

平貴：住了！俺乃天朝大將，豈肯跪你。

西涼王：孤好言相勸，你惡言回答。將他推出

斬了。(龍套押平貴下)

代戰：(起坐介)刀下留人！啓父王，想那薛平

貴，斬不得。

西涼王：怎麼斬不得？

代戰：父王附耳上來。(附耳介下)

西涼王：招回來。

太監：平貴招回來。

平貴：(龍套押上)三番二次，要斬不斬，好不

耐煩！

西涼王：勸你歸順孤家，將公主許配於你，西

涼大事，也傳你執掌，你要再思呀再想。

平貴：哎呀，且住！我想三姐，為我寒窩受苦

，我若應允親事，日後夫妻也好相會，

還能報却此仇。父王請上，受兒一拜。

(跪介)

西涼王：下面更衣去罷。

平貴：謝父王。(立起介四龍套引下)

西涼王：想我朝又添了一員大將，招為駙馬，

豈不是無敵之國。(三笑介死介)

代金——代銀：父王已死，扶保駙馬登基便了。

(眾同下)

### 第十六場

鴻雁稍書

寶川：(上)『西皮搖板——兒夫西涼未回轉。思

得寶川淚不乾。』奴，王寶川。配夫薛

郎，前去征戰西涼，一十八載，全無音

信，可憐我這幾日身體有病，本想休書

一封，寄於薛郎，怎奈山路遙遠，不能

傳遞。(叫頭——天哪，天！)我們夫妻，

今生今世，祇恐不能相見了！(哭介)(

寶鴻仙帶雁上三叫介)哎呀，且住！我

想寶鴻大雁，乃仁義之鳥，能與人傳書

寄柬，雁哪，雁哪！我有心修書一封，

請你帶往西涼，寄與兒夫平貴，你若願

去，與我將頭點上三點。(雁三叫三點

頭介)呀!這鳥果然仁義，情願前去，不免待奴休書。哎呀，且住!想我寒窰之內，那有文房四寶，這便怎麼處?哦，呵有了，我不免扯羅裙半幅，咬破中指，修下血書便了!『倒板——未修書不由奴心痛難忍。』(交指介哭介修血書介)『快三眼——十指連心痛殺人。上寫着拜上多拜上。拜上西涼無義男。自從兒夫西涼戰。妻為你受苦一十八年。難道不想回家轉。』快板——奴為你終日裏眼望欲穿。早來三天還得見。遲來三日就不得團圓。寫罷血書交鴻雁。』(遞書介賓鴻仙接書下)『搖板——但願得書信到他早早回還。』(下)

第十七場

趕三關

平貴：(小開門四太監大太監引上)『引——駕坐西涼。衆文武。扶保孤王。』(坐介)(詩——離長安一十八載，思寶川常掛心懷，恨魏虎將孤謀害，這冤仇何日解開。)孤，薛平貴。多蒙公主保孤登基，一十

八載，今當設立早朝，內侍閃開龍門!

大太監：閃開龍門!

賓鴻仙：(帶鳥上)平貴無道!平貴無道!

大太監：啓稟大王，賓鴻大雁口吐人言，道大王無道。

王無道。

平貴：鳥吐人言，乃是不祥之兆。內侍，看弓

彈伺候。(起坐接弓介)『西皮搖板——自

從盤古立天地。那有賓鴻吐人言。內侍

看過弓和彈。對準賓鴻撒了弦。』(射介

賓鴻仙丟血書介下)

大太監：(拾書介)鴻雁不見，有血書在此。

平貴：呈上來!(接書看介)哎呀!(氣介)

大太監：大王醒來!

平貴：『倒板——見血書不由孤珠淚滿面。』(叫

頭——寶川，我妻，咳，妻呀!』(搖板——

怎不叫人淚不乾。低下頭來暗思轉。』(

想介)有了!『快宣公主把駕參。』(歸坐

介)

大太監：(白)大王有旨，公主上殿!

代戰：(幕內)領旨!(四宮女引上)『二六——適

才教場操兵轉。又聽大王把旨傳。輕移

蓮步銀安殿。〔上殿介〕搖板——參王駕

來問王安。』妾妃見駕，大王千歲？

平貴：平身。

代戰：千千歲。

平貴：賜坐。

代戰：謝坐。（坐介）大王宣咱家上殿，有何國

事議論？

平貴：公差連日操演，多受辛苦，孤王備得有

酒，與公主同飲。

代戰：待咱家把盞。

平貴：擺下就是，內侍看酒。（大太監搬酒介）

『原板——夫妻們對坐飲瓊漿。他怎知機

關袖內藏。這江山雖是孤執掌。怕的是

南朝動刀槍。』

代戰：『原板——勸大王但把寬心放。咱家言來

聽端詳。那怕南朝兵將廣。咱一人能敵

百萬兒郎。』

平貴：『搖板——公主雖然甚豪強。你一人怎敵

百萬兒郎。』啊，公主連日辛苦，孤王

今日要把敬你三大杯。

代戰：大王，咱家的酒量，可比不得從前。

平貴：當初能飲多少？

代戰：百杯之量。

平貴：如今呢？

代戰：五十雙杯。

平貴：啊呀呀！還是一樣，內侍看酒。（小過

門斟酒介代戰飲酒醉介）

大太監：公主醉了！

平貴：你也醉了？（起坐介）『搖板——內侍與孤

把袍換。』換衣介寫書介』快板——字字

行行寫週全。春夏秋冬四季天。孤王親

自去閱邊。你若念在夫妻情。帶領人馬

趕三關。你若不念夫妻情。西涼國改爲

女兒川。小番帶過紅鬃馬。』（取令上

馬介）

大太監：（白）送大王！

平貴：『搖板——公主醒來對她言就說孤王去閱

邊。』（下）

大太監：公主醒來？

代戰：『倒板——適才酒醉銀安殿。』(醒介)啊！

『接板——不見大王在那邊。』(起坐介)侍

兒，大王那裏去了？

大太監：大王閑邊去了，留有書信公主請看。

代戰：呈上來！待咱家觀看。(接書看介)『快

板——春夏秋冬四季天。孤王親自去閱邊

。你若念在夫妻情。帶領人馬趕三關。

你若不念夫妻情。西涼國改爲女兒川。

看罷書信心暗轉。』(想介)哦，是了！

搖板——想必大王回長安。』侍兒過來！

命馬達江海點齊人馬，教場伺候！(四

太監同下)

大太監：遵旨！下面聽者，公主有旨，命馬達

江海，點齊人馬教場伺候！(下)

### 第十八場

馬達：(四龍套江海同上)家住北國。

江海：說話不利絡。

馬達：好吃牛羊肉，

江海：愛騎大駱駝。

馬達：馬達。

江海：江海。

馬達：請了，公主發兵，在此伺候。

代戰：(四番兵引上)點動兵和將，這趕買義郎

馬達——江海：參見公主。

代戰：馬達，江海，人馬可齊？

馬達——江海：俱已齊備。

代戰：吩咐兵發頭關。

馬達——江海：遵旨，兵發頭關。(眾同下)

### 第十九場

關官：(上)奉了公主命，把守在頭關，上關去

哉！(上關介)

平貴：(上)呔，開關！

關官：那兒來的？

平貴：奉了公主將令，出關另有公幹。

關官：可有令箭？

平貴：請看。

關官：來呀，開關！(開城介平貴過城下四龍

套四番兵馬達江海引代戰上)參見公主。

代戰：可曾看見大王過去？

關官：沒有看見大王，有個喝老生的，剛才過

去。

代戰：你連大王都不認得，來！與我打。（馬

達江海打關官介）兵發二關。（衆同下）

### 第二十一場

關官：（上）把了頭關把二關，我的孫子把三關

（馬達）還是上開去哉。

平貴：（上）呔！開關。

關官：那兒來的？

平貴：奉了公主將令，出關另有公幹。

關官：可有令箭？

平貴：請看。

關官：又是你，過去罷。（關城介薛平貴過城

下四龍套四番兵馬達江海引代戰上）參

見公主。

代戰：可曾看見大王過去？

關官：沒有看見大王，看見一個黑鬍子的過去

。

代戰：你的差使，越當越回去啦，來！給我打

，（馬達江海打關官介）兵發三關。（衆

同下）

### 第二十一場

莫老將：（上起繡介四龍套兩邊分上）（詩——白

盔白甲白旗號，白髮白鬚白眉毛，白吃

白喝白跳眼，白打白鬧白扯臊。）俺，

莫老將。奉主旨意，把守界牌關，呔，

兒郎的，代馬上開去者。（上關介四龍

套下）

平貴：（上）且住！來此我國地界，看城上好像

莫老將軍，待我冒叫一聲。啊，城樓上

，莫老將軍請了。

莫老將：請了請了，你是何人，弄了老夫的雞

碎？

平貴：先行平貴回朝來了。

莫老將：打鬼打鬼。

平貴：何言打鬼二字？

莫老將：你在西涼下國一死，跑到這裏現魂來

啦！

平貴：此乃仇人咒罵與我。

莫老將：有何為證？

平貴：紅鬃烈馬。(起鼓介)哎呀，莫老將軍，

後面追兵甚急，快快開關，放我進城。

莫老將：我諒你一人，也反不了那兒去，來呀

，把城給我舉起來！(開城介平貴過城

下四龍套四番兵馬達江海引代戰上)

馬達——江海：啓公主，來此界牌關，乃是他國

地界。

代戰：上前答話。回來，此乃他國地界，說話

要放和氣點兒。

馬達——江海：城上老頭兒請哪。

莫老將：老頭兒，不頑火球兒。

馬達——江海：老漢。

莫老將：老漢我又不推車。

馬達——江海：我問你的話。

莫老將：看你們二人，長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換一副好臉子的來說話，滾下去！

馬達——江海：公主，請你親自答話。

代戰：無用的東西，待咱家上前，城上老將軍

請哪。

莫老將：城下小老太太兒請哪。

代戰：借問一聲，可曾看見我國大王？

莫老將：大黃在藥舖裏去買。

代戰：乃是我國的主子。

莫老將：肚子在肉店裏。

代戰：咳！你國先行，在我國做了大王，煩老

將軍請他上得城來，我們說上三言兩語

，我即刻收兵回去，一不招災，二不惹

禍，你看好不好？

莫老將：丫頭哇，丫頭！『數板——有老漢在城

樓。叫一聲黃毛丫頭細聽從頭。我國先

行薛平貴。來到你國一十八秋。別的東

西沒學會。一天到晚他把鴉片烟來抽。

抽得他面黃肌又瘦。今天你又把老漢來

拘。我這裏放下了槍和鉤。將你鉤上我

的城樓。脫去你的鞋和襪。數數你有幾

個腳指頭。』

代戰：這個東西真不講理，來呀，攻城！

馬達——江海：咋。

莫老將：慢來慢來，我這城是布的，一撒就破

了，你別忙，你將人馬暫退一箭之地，

我把平貴請上城來，你們兩個人，是西皮是二簧，唱兩句大家聽聽，你看怎麼樣？

代戰：須要言而有信。

莫老將：誰肯失信與你。

代戰：馬達江海，將人馬暫退一箭之地。

馬達——江海：咋。（引代戰衆同下）

莫老將：先行吓！先行吓！

平貴：（上）老將軍，何事呵？

莫老將：請你敵樓答話。（下）

平貴：有勞了！『西皮搖板——將身且把城樓上

○（上城介馬達江海同上）快請公主到城

邊王有話言。』

馬達——江海：有請公主。

代戰：（四龍套四番兵引上）『快板——催馬來到

關前站。軍聲大王聽奴言。我國未曾虧

負你。爲何私自回長安。』

平貴：『快板——那一日駕坐銀安殿。賓鴻大雁

吐人言。手執金弓銀彈打。打下了半副

血羅衫。也是孤打開從頭看。家有賢妻

王寶川。』

代戰：你開口王寶川，閉口也是王寶川，那王

寶川是你的什麼人哪？

平貴：乃是孤的前妻？

代戰：怎麼着，你還有前妻嗎？

平貴：正是。

代戰：哎呀，你可害苦啦我啦！『倒板——代戰

女坐刁鞍珠淚滿面。』『快板——尊一聲大

王爺細聽咱言。南朝既有王三姐。從前

就該說根源。』

平貴：『快板——本當與你講實言。公主不放也

枉然。』

代戰：『快板——聽一言來怒冲冠。要回長安難

上難。』

平貴：哎呀！『搖板——一見公主變了臉。要回

長安難上難。遙望長安難得見。（哭頭

——王三姐呀！）夫妻們要相逢在夢間。』

代戰：『搖板——大王哭得心好慘。不由咱家心

內酸。低下頭來暗思轉。』『有了！』『猛然

一計上心間。』『大王，不是咱家不教你



回去，怎奈你朝奸多忠少，只恐傷害與你，我這有金翎兒一隻，你帶在身旁，倘遇不測，將他放回，咱家也好發兵，搭救與你。

平貴：多謝公主。(以令箭換鴿介)『快板——我

這裏翎鴿調換金批箭。馬達江海聽我言。倘若此去有凶險。你再取人馬反長安。

代戰：(哭頭——大王，我夫，唉！夫呀！)

平貴：(哭頭——公主，我妻，唉！妻呀！)(下)

代戰：『快板——一見大王長安轉。馬達江海聽我言。人馬休回西涼轉。就在此處扎營盤。等候金翎鴿兒轉。』『搖板——整頓人馬反長安。』(衆同下)

### 第二十一場

武家坡

平貴：(幕內)『西皮倒板——馬離了西涼界。』

(上拉四門)『原板——不由人一陣陣淚洒胸前。青是山綠是水花花地界。薛平貴好一似孤雁飛來。那王允在朝中官居太宰。他把我當軍的人那放在心懷。恨魏

虎與王允將我來害。苦苦的要害我所爲何來。一馬兒來至在武家坡外。』(下馬介)『搖板——見了那衆大嫂細問關懷。』

衆位大嫂請了！

大嫂：(幕內)請了，軍爺教是迷失路途？

平貴：並非迷失路途，我乃是找弟問姓的呀。

大嫂：(幕內)但不知問的是那一家呢？

平貴：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衆嫂：(幕內)那一個？

平貴：王丞相之女，薛平貴之妻，王氏寶川。

大嫂：(幕內)軍爺來得不湊巧。

平貴：怎見得？

大嫂：(幕內)適才在此劇菜。

平貴：如今呢？

大嫂：(幕內)回轉寒窰去了。

平貴：有勞大嫂，通報一聲，就說他丈夫，託

我帶來萬金家書，叫他前來接取。

大嫂：(幕內)軍爺請少待，我與你通報。

平貴：有勞大嫂。

大嫂：(幕內)王三姐。

川寶王與貴平薛

寶川：（幕內）作什麼？

大嫂：（幕內）你丈夫託人帶來萬金家書，叫你

前去接取。（平貴作喂馬介）

寶川：（幕內）有勞了！『倒板——有勞大嫂把信

傳。』（上）『慢板——武家坡又來了王氏寶

川。站在坡前用目看。那一旁站定了一

位軍官。我這裏假意兒忙把菜剝。他那

裏問一聲我就回答一言。』（作剝菜介）

平貴：『原板——這大嫂傳話太遲慢。』『快板——

武家坡站的我兩腿酸。下得坡來用目看

。見一位大嫂把菜剝。看他好像王三姐

。後影好似妻寶川。我本當上前將妻喚

。錯認民妻禮不端。』大嫂請來見禮。

寶川：還禮。啊，軍爺，敢是迷失路途？

平貴：陽關大道，那有迷失路途之理，我乃找

名問姓的呀？

寶川：有名便知，無名不曉。

平貴：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寶川：那一家呢？

平貴：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貴之妻，王氏

川寶。

寶川：王寶川？

平貴：正是！

寶川：啊，軍爺，你與他有親？

平貴：無親。

寶川：有故？

平貴：無故。

寶川：無親無故，問他則甚？

平貴：我與他丈夫，同營吃糧，託我帶來萬金

家書，故而動問。

寶川：軍爺請少待。

平貴：請便。

寶川：哎呀，且住！想我兒夫離家一十八載，

今日才有書信回來，本當上前接書，怎

奈衣衫襤褸，道……便如何是好？（想

介）哦，有了！啊，軍爺，你可知啞謎

？

平貴：啞謎，略知一二。

寶川：有道是道？

平貴：天邊無人。

寶川：這道？

平貴：呵呵，莫非就是薛大嫂麼？

寶川：不敢，平貴之寒妻呀！

平貴：哎呀呀，請來重見一禮。

寶川：方才見過禮了。

平貴：有道是禮多人不怪呀！

寶川：好一個禮多人不怪，拿我的書信來。

平貴：我也有便。

寶川：請便。

平貴：哎呀，且住！我離家一十八載，不知她

如何度日！唔，有了！『搖板——弓又袋

內假摸取。』（作拱介）呀！『我把大嫂書

信失。』

寶川：放在何處？

平貴：弓又袋內。

寶川：敢是不要緊的所在？

平貴：乃是要緊的所在。

寶川：既是要緊的所在，怎樣失落的？

平貴：我在前面抽弓打雁。

寶川：打雁則甚？

平貴：打雁充飢。

寶川：想是那雁兒，吃了你的心肝不成麼？

平貴：哎，大嫂，一封書信能值幾何，為何聞

口傷人？

寶川：豈不知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

友交而不信乎！失落人家書信，怎不叫

我心痛啊！（哭介）

平貴：大嫂不必啼哭，雖然我將書信失落，但

是為軍的，書信上面的言語，我還記得

幾句。

寶川：我倒明白了。

平貴：明白何來？

寶川：想是我那丈夫，帶來安家銀兩，中途被

你化費，偷看我的書信，故而記得，是

於不是？

平貴：咳，大嫂有所不知，那日薛大哥在營中

修書，我在一旁打點行李，是我看了幾

句，故而我還記得。

寶川：這樣說來，你是有心人了。

平貴：我若有心，豈能失落你的書信哪！（拍

寶川肩介笑介）

寶川：教老誠些！

平貴：『原板——八月十五月光明。』

寶川：住了！軍營之中，連個燈亮都無有麼？

平貴：那一日是皓月當空。『原板——薛大哥在

月下修寫書文。』

寶川：『原板——我問他好來』

平貴：『原板——倒也好。』

寶川：『原板——問他的安寧』

平貴：『原板——倒也安寧。』

寶川：『原板——三餐的茶飯』

平貴：『原板——小軍遣。』

寶川：『原板——衣裳破了』

平貴：『原板——有人縫。薛大哥這幾年命運不

通。在西涼路上受盡了苦刑。』

寶川：啊，軍爺，我那薛郎，敢是挨了打了麼

了？

平貴：正是。

寶川：但不知打了多少？

平貴：啊呀呀，一個四十。

寶川：喂呀，苦命的夫啊！（哭介）

平貴：大嫂不要哭，這苦，還在後頭呢！（拍

寶川肩介）

寶川：你要老誠些！

平貴：『原板——那一日失落了一騎馬。』

寶川：但不知是官馬，是私馬？

平貴：軍營之中，自然是官馬。

寶川：官馬豈不要賠？

平貴：那怕他不賠。

寶川：哎呀呀，他拿什麼賠呀？

平貴：自然有哇！『原板——為賠馬借了我十兩

紋銀。』

寶川：啊，軍爺，你在營中，吃幾份錢糧？

平貴：一份。

寶川：我那薛郎呢？

平貴：也是一份哪。

寶川：你二人俱是一樣，你那有銀錢借與他呀

？

平貴：大嫂有所不知，為軍的乃是個貧寒出身

，積下了幾兩銀子，我那薛大哥，乃是

個風流浪子，剩下來銀錢，俱已化盡

，故而問我借錢賠馬。

寶川：這就不對了。

平貴：怎麼不對呀？

寶川：我那薛郎，也是個貧寒出身。

平貴：啊！薛大哥，我今日才知道，你也是個

貧寒出身哪！

寶川：哎呀呀，倒被他取笑了。

平貴：『原板——本利算來二十兩。並不會還我

半毫分。』

寶川：他不還，你就該問他要？

平貴：他無有也是枉然。

寶川：你就打罵，也要問他要。

平貴：爲了這幾兩銀子，豈不傷了朋友們的和

氣。

寶川：你腰中何物？

平貴：寶劍。

寶川：你就殺了他。

平貴：唉！殺了人，豈不要償命的呀？

寶川：難道你就捨了不成？

平貴：有道是，善財難捨嗔！（拍寶川肩介）

寶川：老誠些！

平貴：『原板——那一日過營把債討。他言說長

安城有一個王氏寶川。』

寶川：住了！你開口王寶川，閉口王寶川，我

王寶川該你的？

平貴：不該。

寶川：欠你的？

平貴：不欠。

寶川：不該不欠，提他則甚？

平貴：我來問你，這父債？

寶川：子還。

平貴：夫債呢？

寶川：妻。

平貴：妻怎麼樣呀？

寶川：妻不管。

平貴：哎呀呀！你倒推得乾淨，恐怕這汗要出

在病人的身上呀！『原板——他無錢便把

妻來賣。將大嫂賣與了當軍的人。』

寶川：這當軍的，是那個？

平貴：哪哪哪，就是在下。

寶川：有何為證？

平貴：婚書文約。

寶川：拿來我看。

平貴：慢來，慢來，大嫂是有氣之人，婚書拿

到你手，三把兩把扯破，為軍的豈不落  
了人財兩空啊！

寶川：依你之見？

平貴：依我之見，你騎了我的馬，去到前村，  
約來三老四少，同拆觀看。

寶川：此事當真？

平貴：當真哪。

寶川：果然？

平貴：哎呀呀，那個還騙你不成哪！

寶川：（哭頭——啊……狠心的強盜啊！）

平貴：他倒哭起來了。

寶川：『二六——指着西涼高聲罵。無義的強盜

罵幾聲。我為你不把相府進。我為你失  
了父女情。既是兒夫將我賣。誰是三媒

六證的人。』

平貴：『快板——蘇魏龍虎為媒證。王丞相就是

主婚人。』

寶川：『快板——你說此話我不信。蘇魏龍虎是

內親。你我同把相府進。三人對面說分  
明。』

平貴：『快板——他三人與我有仇恨。咬定牙關  
不認承。』

寶川：『快板——我爹爹在朝為官宦。府下的金  
銀堆如山。本利算來有多少。一馬送到  
西涼川。』

平貴：『快板——為軍我投軍十八春。今日裏要  
人我是不要錢。』

寶川：『快板——軍爺說話禮不端。將你控告到  
當官。打板子上夾棍丟男牢坐禁監。我  
看你是要人你是還要錢。』

平貴：『快板——衙裏衙外我打點。管叫大嫂斷  
與咱。』

寶川：『快板——武家坡外訪一訪。誰不知貞節  
烈女我王氏寶川。』

平貴：『快板——是烈女就該在家院。為什麼來  
到大道邊。為軍起下不良意。』（帶馬介

〔接板——來來來——馬雙跨奔西涼川〕上馬呀！

寶川：呀！〔快板——一見軍爺反了臉。倒叫寶川心胆寒。低下頭來暗思轉。〕（想介）

軍爺，那旁有人來了。

平貴：在那裏？

寶川：吔！（作抓友土洒平貴介）〔接板——急忙

跑回寒窰前。〕

平貴：呵！〔接板——好個貞節王寶川。果然爲我受熬煎。不騎馬來步下趕。夫妻們相逢寒窰前。〕（下）

### 第二十三場

寶川：（上）〔西皮搖板——前面走的王寶川。〕

平貴：（上）〔接板——後面跟隨薛平男。〕

寶川：（還窰介）〔接板——進得寒窰把門掩。〕

平貴：〔接板——將爲丈夫關至在窰外邊。〕

寶川：吔！〔快板——先前說是當軍漢。如今又

說夫回還。說得明來重相見。說不明來也枉然。〕

平貴：裏呀！〔倒板——二月二來龍發現。〕〔原

板——王三姐打扮彩樓前。王孫公子有千萬。彩球單打薛平男。手捧着彩球相府

轉。〔流水——你父一見怒髮冲冠。前門趕走薛平貴。後門又趕我妻寶川。夫妻

二人來相見。破瓦寒窰把身安。爲丈夫降了紅鬃馬。唐王駕前去討官。封我後

軍都督府。你的父上殿把本參。西涼國賊造反。一封戰表到長安。蘇龍魏虎爲

元帥。爲丈夫倒做了先行官。號炮三聲催前陣。平貴寒窰別寶川。王三姐捨不

得薛平貴。薛平貴捨不得王寶川。馬鞭繩來割斷。妻回寒窰夫奔西涼川。兩軍

陣前遇代戰。代戰公主好威嚴。他將我擒過了馬雕鞍。三姐不信指指算。指一

指來算一算。連去帶來十八年。〕

寶川：（指算介）呀！〔接板——既是兒夫回家轉。可將血書送回還。〕

平貴：〔快板——那一日駕坐銀安殿。賓鴻大雁吐人言。手執金弓銀彈打。打下了半副

血羅衫。打開羅衫用目看。才知道受苦

的王寶川。不分晝夜回家轉。三姐拿去仔細觀。』(遞血書介)

不如碰死在寒窗前。』(碰介平貴跪介)

寶川：(接書看介)『快板——一見血書淚不乾。

平貴：『搖板——三姐不必尋短見。為丈夫跪在

不由寶川心痛酸。開開密門相見罷。』(

密外邊。』(跪介)

開門又開介)『搖板——兒夫那有五柳髯。

寶川：『搖板——走向前來用手攙。』(提平貴立

平貴：『搖板——少年子弟江湖老。三姐的容顏

麼官。』

也不似當年彩樓前。』

平貴：咳！這是你不是了。為丈夫回得家來

寶川：『搖板——寒窗那有凌花鏡。』

，你不問我吃喝二字，此間我做的什麼

平貴：水盆裏面。

官，難道說，你吃官穿官不成麼？

寶川：『搖板——水盆裏面照容顏。容顏老了真

寶川：你離家一十八載，把為妻餓怕了哇。

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寶川。』既是兒夫

平貴：為丈夫臨行之時，與你留下的安家度用

回來，你要往後退下一步。

呢？

平貴：好，退下一步。

寶川：什麼安家度用啊？

寶川：再退一步。

平貴：十担乾柴，八斗老米啊。

平貴：就再退一步。

寶川：哎呀，這十担乾柴，八斗老米，慢說是

寶川：還要退下一步。

吃，就是數也數完了啊。

平貴：啊，三姐，後面無有路了。

平貴：講得有禮，完了就該去借呀。

寶川：後面有路，你還不會回來啊！『搖板——

寶川：那裏去借？

開了密門來相見。』(開門出門介)罷！』

平貴：相府去借。



寶川：自從你走後，為妻未曾進過相府。

平貴：好，有志氣，走走走。

寶川：那裏去？

平貴：去到相府，與你爹爹，算那十八年的老

米糧。

寶川：我爹爹得下病了。

平貴：得的什麼病？

寶川：見不得你的病。

平貴：他如今見不得我，我若得了唐室天下，

他與我牽馬隨銜，那時節我還嫌他老呢。

○

寶川：啊！薛郎你醒來說話。

平貴：未曾睡着。

寶川：句句是夢話。

平貴：有道是龍行有寶。

寶川：有寶獻寶。

平貴：無寶呢？

寶川：獻你娘的現世寶。

平貴：三姐你來觀寶。『接板——懷中取出番王

寶。三姐拿去仔細瞧。』(取出寶印介)

寶川：(接看介)呀！『快板——用手接過番王寶

。不由寶川喜眉梢。邁步擦衣忙跪倒。

薛郎面前討封號。』(跪介)

平貴：下跪何人？

寶川：王氏寶川。

平貴：跪在我的面前則甚？

寶川：前來討封。

平貴：你在武家披前，罵得我好苦哇！

寶川：武家披前不知是你呀！

平貴：哦，不曉得是我，曉得是我，想必就不

罵了。

寶川：曉得是你，還要多罵幾句。

平貴：你去罵罷，不對。

寶川：當真不對？

平貴：不對。

寶川：果然不對？

平貴：不對不對。

寶川：不封我就摔了他。(立起作摔介平貴攔

住介)

平貴：咳，三姐聽封。(寶川跪介)『接板——西

涼國有個代』

寶川：代什麼？

平貴：倒被他聽見了。『快板——西涼國有個女

代戰。他係孤王坐長安。』

寶川：『快板——西涼國有個代戰女。他比奴家

甚是賢。有朝一日登寶殿。他為正來我

為偏。』

平貴：『快板——說甚麼他為正來你為偏。你我

夫妻在她前。有朝一日登龍位。封你昭

陽掌正權。』

寶川：『搖板——謝罷薛郎龍恩典。』

平貴：『搖板——用手攙起王寶川。』（攙寶川立

起介）『搖板——平貴離家十八年。』

寶川：『搖板——受苦受難王寶川。』

平貴：『搖板——今日夫妻重相見。』

寶川：『搖板——只怕相逢在夢間。』

平貴：青天白日，不是做夢。

寶川：哦，不是做夢。

平貴：不是做夢。

寶川：薛郎。

平貴：三姐。

寶川：來呀。

平貴：來了。（同下）

第二十四場

算 櫃

王允：（上）調和鼎彝，位列三台。（坐介）

家院：（上）啓相爺，二位姑爺到。

王允：請。

家院：有請二位姑爺。

蘇龍——魏虎：（上）進見介）參見岳父大人。

王允：少禮請坐。

蘇龍——魏虎：謝坐。（坐介）

王允：你二人今日前來，敢是為我壽誕麼？

蘇龍——魏虎：正是。

王允：二位賢婿，今日上壽比不得往日。

蘇龍——魏虎：却是為何？

王允：三姑娘也來了。

魏虎：啊，大連襟，想必那三姨妹在寒窗守節

不住了。

蘇龍：未必。

王允：少時在酒席宴前，還要二位賢婿好言相

勸。

蘇龍——魏虎：那個自然。

王允：家院，請老夫人，三位姑娘出堂。

家院：是，有請老夫人，三位姑娘。

陳氏：（二丫環金川銀川寶川同上）春雨花開早

金川：鮮花用水繞。

銀川：人前誇富貴。

寶川：家貧受苦熬。

蘇龍——魏虎：擺下拜毡。（王允陳氏同坐介衆

同拜介同入坐介）

蘇龍——魏虎：啊，岳父岳母請。（衆同飲酒介）

王允：兒啊。

寶川：爹爹。

王允：兒今日前來，還是特為拜壽而來，還是

為了別事而來的？

寶川：女兒一來與爹爹拜壽，二來要與魏虎，

算清我兒夫一十八載的糧餉。

魏虎：住了！那薛平貴，私通外邦，死在西涼

，那有糧餉與你呀。

寶川：魏虎！我兒夫若在，你便怎樣？

魏虎：你若有人，我這裏有糧。

寶川：口說無憑。

魏虎：依你之見？

寶川：起與你我擊掌？（起坐介）

魏虎：擊掌來呀。（起坐介）

陳氏：（起坐介）且慢！兒啊，不要擊掌，其非

平貴還在。

寶川：母親哪！『唱西皮搖板——母親在此暫且

等。喚來兒夫把話云。』（下。）

王允：啊，賢婿，平貴真的死了麼？

魏虎：死了！

蘇龍：無有死！

魏虎：量定他死了。

陳氏：只怕量不就。

魏虎：量得就，他死了，死定了！（歸坐介）

平貴：（幕內）『倒板——薛平貴扮作了小軍模樣

。』（寶川同上）『搖板——特到相府去算糧

大搖大擺往裏闖。（同進門介）怒氣不息

坐一旁。』（同坐介）

王允：啊，寶川，堂下那一漢子，大搖大擺，

連得府來，安坐一旁，他是那個？

寶川：爹爹，你問的是他麼？

王允：正是。

寶川：他就是在西涼路上被魏虎害不死的平

貴回來了。

王允：平貴來了，待我看來。

蘇龍：且慢，待小婿向前。（起坐介）

魏虎：你不要去，他死了？

蘇龍：你不要胡言。啊，先行請了。

平貴：蘇元帥請了。

蘇龍：此番回朝，本帥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平貴：豈敢，前者征戰西涼，多蒙元帥救某不

死，當面謝過。

蘇龍：豈敢，請來入席。

平貴：仇人在此，元帥請便。

蘇龍：如此少陪了。啊，岳父大人，平貴回來

了（歸坐介）

王允：哦！

魏虎：你見了鬼了。他早就死了。（起坐向前

看介）噢！他不是平貴是那個，在陣前

將他得罪，這便如何是好！有了，待我

上前陪個禮兒也就完了，待我來呀！啊

，先行回朝，本帥未曾迎接，我這廂有

禮。（施禮介寶川向平貴搖手平貴不睬

魏虎介）啊，他沒有聽見，行路之人耳

沉了，我再來呀！啊，不知先行回朝，

本帥未曾迎接，我這廂有禮。（施禮介寶

川向平貴搖手平貴不睬介）噢！本帥與

你行禮，你為何仰傲不睬，呸，照打！

平貴：住了！今日特到相府，與你算清我一十

八載的糧餉。

魏虎：住了！你私通外邦，那有糧餉與你。

平貴：你敢隨我上殿面君。

魏虎：見君怕你不成？（平貴拉魏虎介）走！（

平貴同下）

王允：待老夫上殿奏他一本。（衆同下）

思言：（上起場介）（詩）雙龍中翅明參亮，身

穿凱甲似秋霜，跨下一騎白龍馬，手執

銀槍世無雙。（四龍套四小兵上）俺，

第二十五場

銀空山

高思吉。奉了魏元帥將令，遣殺平貴。衆將官，銀空山去者。(衆同下)

### 第二十六場

平貴：(上)『西皮搖板——王允魏虎行短見。累害平貴爲那般。金翎鴿兒放回轉。(放鴿介)等候公主反長安。』(下)

### 第二十七場

代戰：(發點四龍套四番兵馬達江海引上)『點絳唇——殺氣威風。武藝超羣。領雄兵。誰不聞名。交鋒百戰百勝。』(登台介)  
(詩——威風凜凜坐將台，號砲三聲子午開，人馬扎在兩河界，那怕南朝動兵災，)咱家，代戰公主是也。前者大王回轉長安，在界牌關一別，是我放心不下，贈他金翎鴿兒，若有危難之時，將金翎鴿放回，咱家也好發兵，相救與他，這且不言。今乃操演之期。馬達江海，傳令下去，校場去哉。(下台介)  
馬達——江海：咋！校場去者。(排子衆同圓場介)

代戰：吩咐撤下圍場。

馬達——江海：咋！撤下圍場。(衆應介)  
代戰：『西皮倒板——代戰女在馬上傳下一令。』

『原板——叫一聲衆番兵細聽分明。休得要擾亂衆百姓。違我令定要斬不肯容情。耳邊廂又聽得風聲一陣。想必是飛禽出森林。』弓來。(取弓打金翎鴿介)『左搭弓右搭箭空中射定。』

馬達：(拾鴿介)啓公主，金翎鴿兒回來啦！

代戰：原來金翎鴿兒回來，想必大王有難，吩咐兵發長安。

馬達——江海：兵發長安。(衆同走圓場介四龍套四小兵引思吉上會陣開打介思吉敗下代戰引衆追下)

### 第二十八場

平貴：(上)『西皮搖板——勒住絲韁四下看。那旁來了將魁元。』  
思吉：(幕內)平貴那裏走！(上)『搖板——催馬來在兩河岸。那廂平貴坐雕鞍。嘩喇喇銀鎗望上刺。(刺平貴落馬介)只見平貴落馬前。手執金鎗往上刺。(作刺介龍星上現介)只見金龍上九天。急忙下了

馬雕鞍。(下馬跪介)三呼萬歲跪馬前。」

平貴：『倒板——耳邊聽得人聲喊。』(思吉攙平

貴起身介)『搖板——只見小將跪馬前。馬

上擒王擒不住。跪在馬前為那般。』

思吉：『搖板：萬歲不必着慌忙。我願保你坐

長安。』

平貴：『搖板——你說此話我不信。要對蒼天表

一番。』

思吉：『搖板——我有三心並二意。死在千軍萬

馬前。』

平貴：『搖板——一見小將面誓願。急忙攙起將

魁元。』(攙思吉立起介起鼓介)

思吉：『搖板——耳傍聽得人吶喊。』

代戰：(四龍套四番兵馬達江海引上)『搖板——

來了西涼女驍娟。手執金槍望上刺。』(

作刺介)

平貴：且慢！(祭住介)『搖板——他保孤王坐長

安。』

代戰：『搖板——今日收了高思吉。就該帶兵取

長安。』

平貴：好哇！『搖板——聽一言來笑連天。馬達

江海聽我言。先擒老賊王丞相。休放魏

虎狗奸讒。大喝一聲催前趨。平貴帶兵

反長安。』(衆同下)

### 第二十九場

王允：(幕內)『西皮倒板——烏鴉不住當頭叫。

(魏虎引上)咳！『搖板——不由孤王心內

焦。怕的是西涼興兵到。孤王的江山保

不牢。』

魏虎：老丈人哪！『搖板——有魏虎來開言道。

尊一聲老丈人聽根苗。那怕西涼興兵到

。小婿保你赴陰曹。有魏虎今日耍大刀

。(耍刀介)刀刀不離你的後腦梢。』

王允：『搖板——賢婿保我登大寶。』(掃頭起鼓

介四龍套四番兵馬達江海思吉代戰同上

擒魏虎王允下)

### 第三十場

#### 迴龍閣

平貴：(幕內)『西皮倒板——龍鳳閣內把衣換。』

(四太監馬達江海引上笑介)『原板——薛

平貴也有今日天。馬達江海把旨傳。你

就說孤王我駕坐長安。龍行虎步上金殿

○(坐殿介)『搖板——猛然想起彩樓前。忙將王允押上殿。』(馬達江海下押王允上殿跪見介)『一見老賊怒冲冠。馬達江海推去斬。殺賊的人頭掛高桿。』(江海押王允下)

寶川：(四宮女引上)『刀下留人！』快板——忽聽萬歲將父斬。不由寶川心膽寒。急急忙忙上金殿。』(上殿介)『搖板——要斬我父為那般。』

平貴：『搖板——當初定計將孤害。今日要報舊仇冤。』

寶川：『搖板——我父犯罪理當斬。念我母待你恩如山。』

平貴：定斬不赦！

寶川：『搖板——萬歲不赦父回轉。』罷！『不如碰死在金鑾。』(作碰介)

平貴：且慢！『搖板——御妻休要尋短見。午門赦回王相官。』

馬達：萬歲有旨，王允赦回！  
王允：(江海押上)『搖板——適才萬歲將我斬。』

何人救我活命還。』

寶川：『搖板——適才萬歲將父斬。女兒救得父回還。』

王允：『搖板——我兒救父活命轉。可算節孝兩週全。』

寶川：爹爹呀！『二六板——說什麼節孝兩週全。女兒言來聽根原。大姐許配蘇總官。二姐許配魏左參。惟有女兒命運苦。彩球單打平貴男。先前道他是化郎漢。到如今端端正正正端端駕坐在金鑾。來來來隨女兒上金殿。』(扶王允上殿介)『搖板——不斬我父還要封官。』(坐介王允跪介)

平貴：『搖板——殿角下賜你金交椅。朝事一畢再封官。』

王允：『搖板——萬歲賜了龍恩典。來在殿角坐一邊。』(立起坐介)

平貴：『搖板——忙將魏虎押上殿。』(馬達江海下押魏虎上跪見介)『快板——一見賊子怒冲冠。當初定計將孤害。今日要報舊仇』

冤。馬達江海推去斬。」

寶川：且慢！（立起介）「搖板——妾妃還要問一

番。內侍看過金交椅。」（移坐介）「快板

——罵聲魏虎狗肺男。先前定計將我害。

——從頭說根原。」

魏虎：「快板——娘娘今若饒了我。從今往後念

彌陀。」

寶川：唵！「搖板——馬達江海推去斬。殺他的

人頭掛高桿。」（歸原位坐介）

馬達——江海：（押魏虎下三鼓介上）斬首已畢。

平貴：（笑介）「搖板——斬了魏虎稱心願。快宣

公主把駕參。」

馬達——江海：萬歲有旨，宣公主上殿！

代戰：（幕內）領旨！（上）「二六一來在他國用

目看。他國我國不一般。大搖大擺上金

鑾。」（看介）呀！「快板——上面坐的是女

天仙。馬達江海一聲喚。他是何人對咱

言。」馬達江海！

馬達——江海：公主。

代戰：咱們到那兒那兒哪？上面坐的那位，敢是

眼光娘娘嗎？

馬達——江海：那不是眼光娘娘，你聽大王常常

說的那位，王寶川娘娘就是她。

代戰：哦，他就是王寶川王娘娘，這麼一說，

咱們來晚了，咱們回去罷！

馬達——江海：別忙，你回來，我跟你說呀！咱

們到他國，要跟人家和和氣氣的，上前

見個禮，有道是禮多人不怪呀。

代戰：那麼說，咱們要見個禮兒才好哪。

馬達——江海：對哪。

代戰：見過禮兒罷！「搖板——走向前去把禮見

。」（施番禮介寶川作慌亂狀介）呀！馬

達江海，我跟她行禮，她怎麼要飛呀？

馬達——江海：她不是要飛，我告訴您哪，咱們

那兒行禮，是放火燕兒，大殿門兒，他

們這兒行禮，是山西人放印子錢，緊上

加緊，他要下個跪哪。

代戰：下跪使得嗎？

馬達——江海：使得的。

代戰：下跪罷！「快板——他國我國不一般。二



次再把禮來見。娘孃千歲駕可安。」

寶川：『流水——王寶川低頭用目看。代戰女打

扮似天仙。怪不得我夫他不同轉。就被他纏住了一十八年。寶川若是男兒漢。

我也在他國住幾年。我本當不把禮來見。他道我王氏寶川禮不端。走向前來用

手攙。『賢妹呀！』快板——尊一聲賢妹聽

我言。夫在西涼你照看。多蒙你照看一

十八年。」

代戰：『快板——說什麼兒夫我照看。可憐你受

苦一十八年。』

寶川：『搖板——手攙賢妹上金殿。』

代戰：『搖板——參王駕來問王安。』

平貴：（笑介）『快板——孤王金殿用目觀。二梓

童打扮似天仙。寶川封在昭陽院。代戰

公主掌兵權。賜你二人龍鳳劍。三人同

掌錦江山。』

寶川：『搖板——叩頭忙謝龍恩典。』

代戰：『搖板——你為正來我為偏。』

寶川：『賢妹呀！』快板——講什麼正來論什麼偏

。為姊的結髮在你先。三人同掌昭陽院

寶川——代戰：『搖板——做一對（十三喊）鳳凰伴

君眠。』

平貴：『搖板——寶川近前聽傳旨。相府去把岳

母頒。』

寶川：『搖板——萬歲金殿把旨傳。相府去把奴

的老娘頒。』（下）

平貴：『快板——孤王金殿赦旨傳。曉諭天下文

武官。一赦錢糧並鈔欠。二赦囚犯出牢

監。』

馬達——江海：領旨！（下）

陳氏：（車夫寶川引上）『搖板——來在午門下車

輦。』（下車介車夫下寶川扶拐杖介）『快

板——有勞三女把娘頒。站立在殿下用目

看。『兒呀，這位是何人？』

寶川：他乃是代戰公主。

陳氏：哦，他就是代戰公主。

代戰：姐姐，這位老太太是誰呀？

寶川：是我母親，賢妹見過。

代戰：哦，原來是母親，我這兒有禮哪。

陳氏：（笑介）你隨我來呀！『快板——代戰女好

似活神仙。你二人攬娘上金殿。』（同上

殿介）『搖板——參王來駕問金安。』

平貴：『倒板——二梓童攬岳母待王拜見。』（起

坐介與王夫人叩頭介）『二六一拜岳母如

同拜泰山。當初我的親娘去世早。你比

我的親娘甚是賢。寶川封在昭陽院。代

戰西宮掌兵權。老岳母封在養老院。一

日三餐王去問安。宮娥彩女來陪伴。請

請請老岳母請下金鑾。』（歸坐介）

陳氏：『搖板——辭別萬歲下金殿。』『流水——回

頭來只見王相官。你說養女無好處。一

女勝似十個男。寶川封在昭陽院。代戰

西宮掌兵權。老身封在養老院。一日三

餐問我安。來來來隨我到養老院。』走

哇！

王允：那裏去？

陳氏：去到養老院，享榮華，受富貴。

王允：你養的好女兒，你去，我不去！

陳氏：你也不配呀！『搖板——養老宮院中樂安

然。』（寶川代戰扶下）

平貴：『搖板——王允上殿聽旨傳。孤封你養老

太師在朝有職無權。』

王允：『搖板——辭別萬歲下金殿。王允做的受

氣官。』（下）

平貴：『搖板——朝事已畢把班散。』（起坐介）養

老官中去問安。』（尾聲衆同下）

# 藝壇宗匠 麟童集

集珍貴全書 麟童百餘種 名家精印 名家精印 名家精印 名家精印

內容

編撰

淋漓精緻 充實豐富

文壇名士 票界名宿

是麟童的大檢討

是麟童的大本營

現已編印 · 即將出版

昌興公司管理

派克路跑馬廳口

## 卡爾登大戲院

麟童派傳人

藝壇宗匠

### 麟童高百歲

率領每晚 移登台 風台公 劇演 全體標準 藝平劇

(每逢星期六日開演日戲)

(夜)

(日)

一元	八角	六角	四角	一元	八角	六角	五角	四角	三角
----	----	----	----	----	----	----	----	----	----

座價

場內出售麟童真本

# 金喉子保福美片

氣候亢燥，喉症流行，本品香甜適口，療治預防，均有特效，兼治口腔暨耳鼻諸疾，尤為交際必備，常含能使喉音響亮。

每瓶五角贈袖珍盒



上海中西大藥房發行

中西大藥房

邦後總經理先生台鑑 信芳每於餐堂前含貴公司出品金喉子保喉福美片覺其腔湧潤逆調如意 金喉子保喉福美片實為亮音護喉之至寶能佩之餘特肅此致藉誌謝忱專頌  
等安

周信芳謹啟

一九三九年

麒派盟主

名伶 麒麟童

即周信芳先生

證明本品功效之函件

中華民國念柒年六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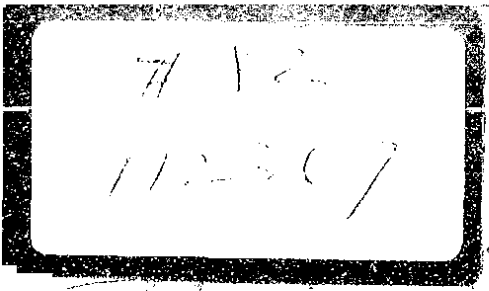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主編 校正 校訂 編輯 助編 發行 著作 出版 經售 代售 承印

張中 高百 江一 潘念 范叔 董仰 陳厚 麒藝 國粹 晚星 各大公司 永祥

每冊國幣二角

上海直隸路七九號  
上海山海關路三三〇號  
上海河南路一七六號  
上海文義路五一七號



麒麟童真本之

- 一：蕭何月下追韓信
- 二：全部鴻門宴
- 三：掃松下書。斬經堂
- 四：全本四進士
- 五：羣英會。借東風。華容道
- 六：徐策跑城。臨江驛
- 七：薛平貴與王寶川
- 八：全部明末遺恨
- 九：打嚴嵩。九更天
- 十：全本生死板

每冊國幣二角